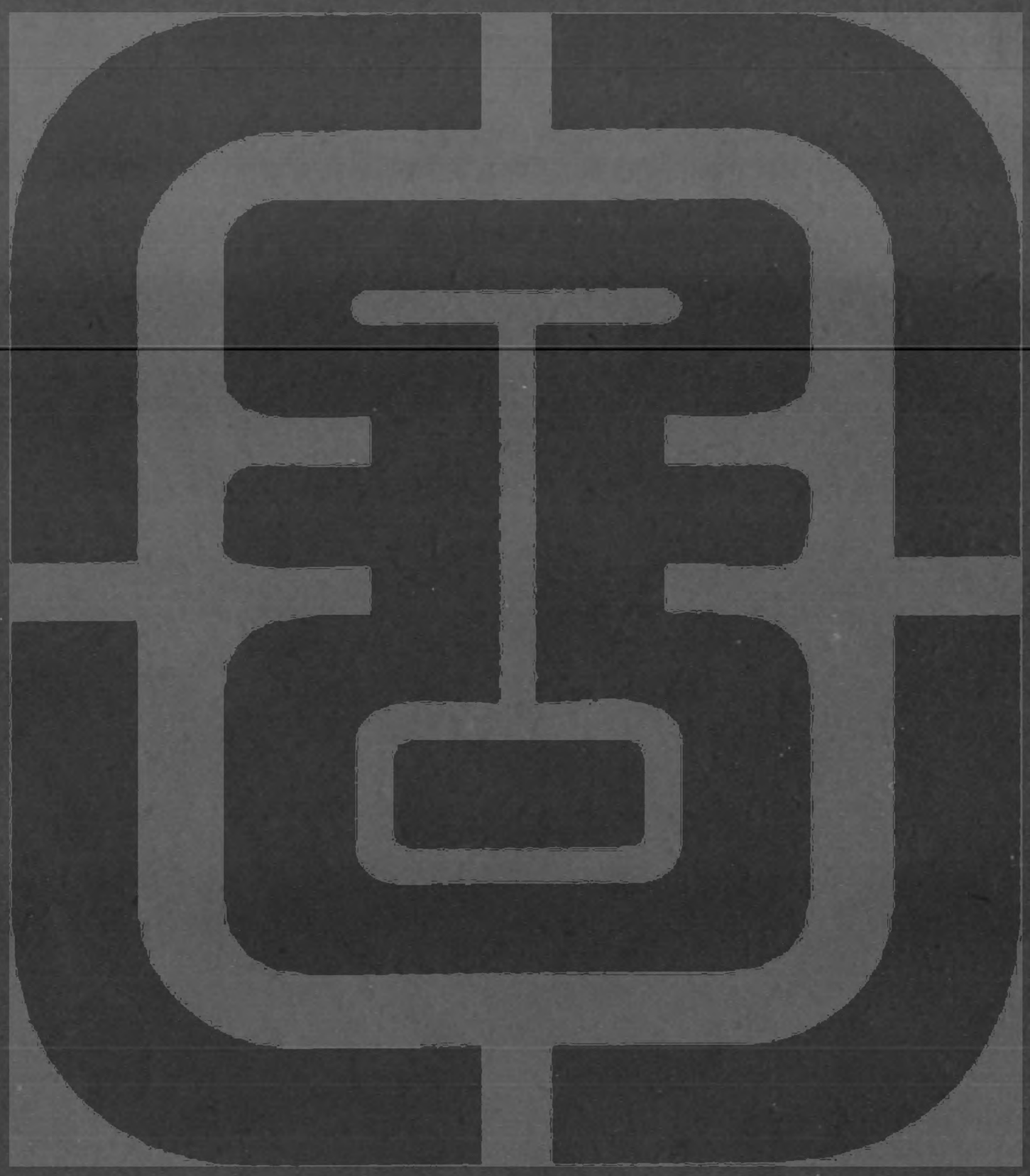


史通會要卷中

書凡

長乘郡振鐸堂藏書記

儼山外集卷三十

曹經東 柳蔭樓 謝明之

苟悅有言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釋之曰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言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劉知幾廣之以三科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恠異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

修詞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信哉詞命專對古之所重也若尚書所載伊尹之訓臯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秦誓春秋所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史記所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則世隨文降矣是以選言布策者雖有潤色討論終存體質梗槩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令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詞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滅亡之辭雖言則似而事殊乖矣世之議者又以北朝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殊不知善爲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爲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眞何止得古人之糟粕而已

敘事

夫史以敘事爲本而史之敘事以簡爲工故尚書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貴於省文若文約而事豐尤

述作之美者也自漢而降斯文日煩可謂費矣蓋敘史之體有四有直紀才行有唯書事跡有因言而知有假論而顯尚書稱堯標以允恭克讓左傳之敘大叔目以美秀而文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左氏載申生爲驪姬所譖自縊而亡漢書稱紀信爲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所謂唯書其事跡者武王之聲罪獨夫也但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隨會之論楚事也才曰箪簬藍縷以啓山林所謂因言而知者史記衞青傳後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所謂因論而顯者若四者相兼而畢書其費尤廣矣簡約之中復有二類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左傳書華耦稱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爲敏夫以魯爲敏此省句也春秋書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此省字也大抵省句易省字難洞識此心始可與言史矣

効法

効法之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古者命官有別卿與大夫各爲名秩此春秋之例也秦有天下列爲帝王譙周撰古史書李斯之棄市也云秦殺其大夫以天子之丞相名諸侯之

大夫此與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分書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典午既嘗統一干寶晉紀每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齊桓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之成擒也干寶亦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司馬氏之所能致與此與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正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

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年必書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此與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三傳各釋經義如公羊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已出輙自問答者豈敘事之體耶此與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而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輙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

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旣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耶此與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世之述者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可謂宋人守株者矣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治異求其偶中亦有可言者焉是故君父見害臣子所不忍言故左敘桓公之在齊也而云彭生乘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此與左氏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一時所記詳其始末若左成七年鄭獲楚鐘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鐘儀於楚以求平是也至裴子野宋畧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爲元凶所殺事此與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臧孫前稱子產則次是國僑是也至裴子野宋畧亦然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論語敘人酬對或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畧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此與論左又所謂貌異

而心同也附見者如左稱楚武欲伐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事應者如左稱叔輙聞日餘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輙卒王邵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至如左敘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王邵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槊血滿袖夫不言奪槊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槊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此與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雋永

夫文章之變化無窮矣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不足加之則有餘厥有定理而史之敘事時亦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墻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書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寄抑揚於片言隻字之間有雋永者矣

篇目

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藏諸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

西漢書一百卷漢司徒掾班彪以太初後史記未善於是采舊事徵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所續未詳乃起元高皇終乎新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校書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校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是待詔馬續所作

而古今人物表頗不類本書云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宋宣城太守范曄作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百篇窮覽舊集刪煩補畧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本補注三十卷

三國志晉著作陳壽集三國史撰爲國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命中書郎裴松補注

晉書一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錄一唐房玄齡等奉勑修時太宗與焉故又總之曰御撰云

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梁沈約撰河東裴子野又刪爲畧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詔校定政和中頒之學官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宋曾鞏等校定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校定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本紀十二列傳十二

志十宋劉恕等校正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之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校定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

南史八十卷

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

唐書二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于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刋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二卷令狐峘等復隨紀志傳後增緝成之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嘉祐中曾公亮等奉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祁撰列傳

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梁唐晉漢周事

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

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
卷
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
卷已上三史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修
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傳六十三
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學
士宋濂等奉　勑修

史通會要卷中

儼山外集卷三十

史通會要卷下

叢篇一

夫愛憎之情忘而後是非之論定故史必修於異代豈曰才難而已乎堯典述德標以虞書此聖人之志也重華協帝毋亦身親筆削與禹貢夏后之書也或曰伯益所記云

書之二典不獨記其事并與其深微之意傳之蓋當時執筆皆聖人之徒也又曰古之良史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徧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 並會鞏文

古之王者代有史官以日繫月屬辭比事君舉必書用存有法書而不法是謂空言蓋褒貶之重慎也 蘇類文

國史明乎得失之跡 詩大序

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 温嶠表

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姦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職也 李翺文

夫天之生人也有賢有不肖若乃其惡可以戒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亡得而稱焉是誰之過與蓋史官之責也

史之爲義也不隱惡不虛美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加毀也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加譽也

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闡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

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戒人君但爲善事不患史官不書若所爲錯忤史官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因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機因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 陳君舉文

別統系以明大一統之義表歲年以倣首時之體辨

名號以正名紀卽位改元以正始書尊立崩葬以敘始終書簒弑廢徙以討亂賊書祭祀以著吉禮之得失書行幸田狩以著巡遊之荒怠書恩澤制詔以著命令之美惡書朝會聘問以著賓禮之是非書封拜黜罷以見賞罰之當否書征伐戰攻以志用兵之正僞書人事以寓予奪書災祥以垂勸戒

叢篇二

書法之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也俗而不典二也書不實錄三也賞罰不中四也文不勝質五也 袁崧文

史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 劉知幾文

史之敘事也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

古之國史異聞則書

國史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

史之爲書也有其事則闕

夫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雖然存大體而已若錄及細碎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專言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

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

史以好善爲主嫉惡次之子長孟堅史之好善者也

南史董狐史之嫉惡者也兼此二長而重之以文其惟左氏乎

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詳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居

夫記事之體欲簡而詳疎而不漏若煩則盡取省則都損二者皆過也

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寡失其折衷矣張世偉著馬班優劣論以爲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非通論也

史氏所書以正爲主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費矣

史論立言理當雅正

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

粵自紀傳創興而編年之法廢細大不捐猥釀不綱而策書之法廢是非去取由其一隅之見不能不謬於聖人而懲勸之法又廢矣

叢篇三

夫飾言爲文編文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敘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晉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寸之中鴈行有敘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史之爲道以古傳今非以今博古也如春秋諸國賦詩左氏惟錄其篇名史漢語在某傳是已

史漢作傳多以品類相從如韓非老子以其著書俱有子名董卓袁紹並生漢末各稱英雄耳

莊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臺身止掾吏而謝書有傳後之修史者不然位官通顯必爲操筆其立傳也止具官曆贈典若斯而已乎

司馬史記子雲太玄皆成一家言傳之以傳世可也至於短編小說多載傳中甚矣其煩也若梁孝元撰同姓名人錄一卷是已

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綽至於軍國詞令皆准尚書當時風行頗去淫麗若夫矯枉過正多矣故其書文

而不實雅而無檢眞跡甚寡客氣尤繁云

漢武帝怒司馬遷議己收景武二紀自毁之

司馬相如傳子長録其自敘孟堅因之宋書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皆孝武自造而敘事多虛

夫晉宋以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有牋疏詔策並皆僞飾然款曲頻煩猶云備其文物也若梁武之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作史者固宜削之以見例也

叢篇四

史才不其難乎班固之議司馬遷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傳玄之議固曰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詞章而畧事實劉知幾之議王孫令狐曰論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陋華夏君子皆不以爲過惟新唐書成表進有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損於舊議者謂歐宋之失正坐於此

元人之進宋史表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効少宋之國是實符斯言我　朝丘文莊公濬擬題

於國學作進元史表云非無一善之可稱終是三綱之不正聞者亦快之

叢篇五

監修國史監者總領之義明立科條各當任使則人思自勉書可立成矣

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左氏司馬氏故能垂諸不朽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而制作始可議矣是以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非過也

唐修晉隋二史仍用衆手志則李淳風于志寧紀傳則顏師古孔穎達然用當其才不失所長

宋修唐書歐陽文忠則表志宋景文公則紀傳各出姓名以示撰述有工拙焉

五代史成於一人之手歐陽可以上踵班馬矣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荀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事敷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發頭白可期汗青無日

叢篇六

史官善惡必書使驕臣賊子懼此權顧輕哉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唐劉允濟

司馬遷氣本好奇復因論事遭刑意多憤激故葛洪論之曰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項羽列

於本紀以爲居高位者非關有德也論者又謂武帝表章儒術而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之恭儉其先黃老而後六經以此武帝刻深群臣多誅顧當刑者得以貨免其羞貧賤者以此其進姦雄者蓋歎時無魯朱家能脫己於禍耳李方叔謂之用意深遠此類是已

陳壽嘗爲諸葛亮書佐得撻百下其父亦爲亮所髡故蜀志多誣妄云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翁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魏收性憎勝己喜念舊惡名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尚書令楊遵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世號穢史收初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報德當爲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前後伏訴者百餘人賴僕射楊素高德正而解

宋朝有朱墨史

叢篇七

司馬文正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小人欲中傷之乃倡爲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

金錢之賜

柳子厚曰冐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於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

劉知幾曰史曹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或終年卒歲竟無刪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輒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強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飧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

丘文莊公濬之論史官其畧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唐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我朝法制可謂簡要矣然是職也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傒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足爲一代之良史矣深又嘗聞之王文恪公鏊曰臺諫者一時之公論史官者萬世之公論也並名言云

史通會要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一

儼山外集卷三十二

平胡錄

嗚呼元政不綱久矣其亂亡之成實自順帝帝之至元二年丙子廣東朱光卿河南捧胡首難光卿增城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作亂國號大金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亦稱兵與光卿合捧胡陳州人以燒香惑衆作亂於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於杏岡時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衆作亂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四年戊寅漳州南勝縣人李志甫作亂圍州城殺守將搠思監袁州人周子旺作亂稱周王改年號亦敗滅五年己卯杞縣人范孟殺河

南平章廉訪官謀拒黃河作亂官軍討誅之又明年辛巳改至正元年冬湖廣燕南山東兵皆起道州人蔣丙何仁稱順天王而兵起者至三百餘處矣至丙戌六年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猺人吳天保起殺湖廣右丞沙剌班衆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江之兵皆起矣戊子八年台州方國珍始據有土地元乃以官啖之辛卯十一年是歲徐壽輝稱帝於蘄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壽輝羅田人與倪文俊鄒普勝等以紅巾爲號攻城畧地建都設官屬欒城人韓山童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彌勒佛下生潁州人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同以紅巾起事既而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子林兒逃福通等奉之攻陷州郡衆至十萬而元不能制矣李二號芝麻李者又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壬辰定遠人郭子興與其黨孫德崖攻拔濠州據之至十一月均用稱王而子興德崖屈巳事之癸巳五月泰州張士誠據高郵稱誠王十二月郭子興入滁州稱王乙未十五年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帝國號宋改元龍鳳都亳七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

渡江丙子正月徐壽輝據漢陽二月張士誠據平江
二月我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爲應天府三月我師克
常州五月取寧國等路八月取楊州十二月隨州人
明玉珍據成都戊戌十八年三月我師取建德路五
月劉福通奉宋主韓林兒都汴梁路十二月我師取
婺州己亥十九年三月方國珍以温台等三郡降於
我秋八月劉福通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我師取衢州
處州十二月陳友諒稱漢王庚子二十年漢王陳友
諒弑天完主徐壽輝稱帝於采石改元大義都江州
辛丑二十一年我師伐漢拔江州壬寅二十二年正

月胡廷瑞以南昌降於我三月明玉珍破雲南自稱
隴蜀王明年己卯二十三年春正月遂稱帝於成都
國號夏改元大統是歲張士誠稱天祐元年二月士
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宋劉福通我師擊走之七月漢
陳友諒圍我洪都我　太祖帥師討之友諒敗死子
理立張士誠自稱吳王是歲陳友諒知院蔣必勝饒
昇臣等復陷吉安甲辰二十四年我　太祖建國號
曰吳是歲漢主陳理德壽元年二月自將伐漢理降
漢亡丙午二十六年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四
月我師取淮安諸路九月取湖州諸路十二月韓林

兒卒宋亡丁未二十七年　太祖稱吳元年九月我師伐吳執張士誠以歸吳亡十月我師北伐定中原十一月頒戊申曆方國珍降我師克燕元亡明年戊申爲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姓朱氏國號大明都金陵改元洪武元年戊申歲正月初四日也

宋

宋主諱林兒姓韓氏陶九成記本李氏子欒城人也詭稱宋徽宗九世孫號小明王都亳國號宋改元龍鳳元年寔至正十五年乙未歲也僞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貪極江南富誇塞北初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託此說以動衆壬辰年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醬於沙州從御史徹徹之請也時諸處兵起皆以亡宋爲名故也又曰虎賁三千直擣燕幽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先是至正庚寅間參議賈魯當承平時銳欲立名以垂世首勸丞相脫脫興屯田更鈔法明年辛卯夏四月復勸脫脫求禹故道開黃河身任其事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河夫多怨韓山童等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河道埋之掘者得之相驚而從亂旬月之間衆至數萬人一云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

黃陵岡得石如謠云山童者林兒之父也母楊氏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時潁州人劉福通等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倡言山童當爲中國主同起兵以紅巾爲號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林兒逃之武安福通據成皐攻羅山上蔡眞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是時蕭縣人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君用彭早住起淮安攻陷徐州據之君用稱永義王早住號老彭稱魯淮王八月也先帖木兒擊福通復上蔡殺韓咬兒十二年二月定遠人郭子興與孫德崖等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八月元兵破徐州芝麻李遁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十一月均用據濠州時徐州破均用來與子興德崖合力拒守兵已解子興德崖顧屈已下之而二人遂爲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遂據城稱王

龍鳳元年二月宋主稱皇帝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爲皇帝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

知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
遣子入侍時遵道專權福通殺之自爲丞相稱太
保六月我　太祖起兵仍稱龍鳳年號十二月宋
主走安豐元將答失八都魯破福通復駐汴又敗
之於大康遂圍亳福通以林兒遁走安豐
丙申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也三月我　太祖克金
陵
丁酉龍鳳三年至正十七年也二月李武崔德破商
州攻武關直趨長安三輔震恐元將察罕帖木兒
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三月毛貴攻破膠萊諸州

貴福通將也八月劉福通攻破汴梁遂分兵畧地
時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
大振冬十月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爲李察
罕所敗與李喜喜皆遁入蜀
戊戌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也三月毛貴破濟南殺
元右丞董摶霄初貴入據濟南立賓興院選用故
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摶
霄方駐南皮縣營壘未定遂死之摶霄字孟起儒
將也是月田豐破濟寧毛貴破薊州豐退保東昌

貴畧柳林逼畿甸元徵四方兵入衛五月福通攻
汴守將竹真出走乃自安豐奉林兒居之以爲都
六月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
沁州踰太行焚上黨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
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十二月關先
生轉掠遼陽至高麗焚燬上都宮闕
己亥龍鳳五年至正十九年也夏四月趙均用殺毛
貴續繼祖殺均用（繼祖貴黨也自遼陽入益都相爲讎殺）秋八月察
罕帖木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
庚子龍鳳六年至正二十年也夏五月陳友諒弒主
稱帝
辛丑龍鳳七年至正二十一年也秋八月察罕帖木
兒兵勝遣其子擴廓帖木兒擣東平復爲書招豐
及王士誠皆降
壬寅龍鳳八年至正二十二年也六月田豐刺察罕
帖木兒殺之初豐誠降察罕推誠待之數入其帳
中時以十一騎行至豐壘遂爲士誠所刺蓋夙謀
也冬十一月擴廓帖木兒討田豐王士誠擒之取
其心以祭父執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元京斬之
癸卯龍鳳九年至正二十三年也二月張士誠將呂

珍引兵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人左君弼助珍又擊敗之珍君弼皆走三月關先生餘兵復攻上都元將擊降之

甲辰龍鳳十年至正二十四年也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

乙巳龍鳳十一年至正二十五年也

丙午龍鳳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也冬十二月宋主殂丁未我　太祖稱吳元年至正之二十七年也

葉子奇記小明王下有劉太保者每陷一城以人爲糧食人既盡復陷一城其人至不道若此豈即福通耶當時又有劉六者知樞密亦豈嘗爲太保耶

天完

天完主諱壽輝姓徐氏一名貞一羅田人也至正十一年辛卯冬十月僭稱皇帝國號天完都蘄水改元治平元年先是瀏陽人彭和尚名翼號妖彭能爲偈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衆思欲爲亂未有主也會壽輝浴於鹽塘水中體有光恠衆皆驚異遂立爲帝天下應響壽輝本湖南人姿狀庞厚以販布爲業往來蘄黃間然無他才能姿性寬縱權在群下建空名耳以鄒普

勝爲太師兵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死之一云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惑衆舉兵爲亂亦以紅巾爲號泰和志分注辛卯冬紅巾駐劄九江江西省進兵守禦

壬辰至正十二年治平二年春正月陷漢陽諸郡十四日遣僞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二月十一日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進士及第與兄子秉昭俱死三月歐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項普畧陷饒州徽州信州饒志作彭翼遣項普畧破吉安路閏月十三日蘄黃紅巾自江州

直抵廬陵攻破吉安鄉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襲杭州董摶霄復之遂復徽州九月陷吳興延陵冬十月陷江陰兵自星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四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於簿府庫金帛悉輦以去先是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猝至杭城中無備叅政樊執敬禦賊死之時摶霄征安豐攻濠移兵來會七戰皆捷焚接待寺蘄兵多死僞將潘大齋梅元等俱降進克廣德蘄饒進逼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

二里霧者擒斬之首功數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
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湖廣平
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
復湖口解安慶圍克江州救援不至中流矢卒
癸巳至正十三年 治平十三年 十二月元卜顏帖木兒
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蘄水獲其官屬四百
餘人誅之
乙未至正十五年 治平十五年 龍鳳元年 春正月倪文俊復破沔
陽初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監水陸
並進以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攻之報

恩奴敗死三月破襄陽五月文俊復破中興路元
帥朶兒只班死之六月我 太祖起兵取太平
丙申至正十六年 治平十六年 龍鳳二年 春正月壽輝據漢陽
丁酉至正十七年 治平十七年 龍鳳三年 九月陳友諒殺倪文俊
初文俊專恣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釁襲
殺之遂併其軍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爲文俊守蜀文俊死玉珍遂自據之蜀中郡
縣皆附
戊戌至正十八年 治平十八年 龍鳳四年 春正月友諒破安慶左
丞余闕死之闕字廷心進士及第城破自刎清水

塘死妻妾子女及甥皆死夏四月友諒破龍興

己亥至正十九年治平九年龍鳳五年六月友諒遣其黨王奉

國攻信州屢爲援兵伯顏不花的斤所敗友諒弟

友德攻城益急奉國穴地梯城陷之的斤戰死的

斤鮮于樞之甥也十二月天完主徙都江州友諒

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得龍興欲徙都之友諒

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至江州友諒設伏城西

而迎之壽輝既入伏發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爲都

居之遂自稱漢王立府設官壽輝虛位而已

庚子至正二十年治平十年龍鳳六年夏五月友諒弒天完主

於采石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

太平失利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

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死一云

壽輝既稱帝湖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汲開蓮臺省於蘄春然不能制其下陳友諒既殺倪文俊遂率兵攻金陵謀篡其位乃勒死於采石是年五月陳友諒既弒壽輝改大義元年則天啓天定豈友諒已不用治平矣

漢

漢主諱友諒姓陳氏沔陽人也稱皇帝於采石國號漢都江州改元大義元年是歲庚子元至正二十年天完治平十年宋龍鳳六年友諒始起爲縣貼書兄弟四五人相

從爲盜而好兵初居倪文俊部下時壽輝雖號爲帝
權皆在文俊文俊頗驕恣待其下無恩友諒與其黨
襲殺之其黨復謀殺友諒事泄見殺於是大權悉歸
於友諒矣僞封漢王欲舉兵收金陵至采石稱帝而
後下乃以五通廟爲行殿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
先爲丞相群下立江岸幕次行禮值大雨至畧無儀
節既而攻金陵大敗而歸營江州爲都
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宋龍鳳七年漢大義二年秋八月我　太祖
伐漢友諒自龍江敗還張定邊復陷安慶我　太
祖令諸將帥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復安慶長驅

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
夜奔武昌其相胡廷瑞以龍興來降乃改爲洪都
府王溥以建昌吳宏以饒州歐普祥以袁州各率
衆來見陳州陳龍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
壬寅至正二十二年宋龍鳳八年漢大義三年三月明玉珍破雲
南夏五月據蜀自王初玉珍聞友諒弒逆乃整兵
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自稱隴蜀王
癸卯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漢大義四年蜀天統元年春正月玉
珍稱帝改元天統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征之友諒敗死子理即位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宋龍鳳十年漢德壽元年蜀天統二年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漢漢主理降漢亡
嗚呼金元之際尚忍言哉秦諺有之楚雖三戶亡秦
必楚予未嘗不隕泣於斯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苟
無富貴之心而有康濟之勣斯舜禹之事已類不類
不問可也故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又
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金元之際
尚忍言哉宋室不競金人乘之以彼悍堅拉此柔脆
宜有餘力矣元之蹙金戰伐彌苦弓馬戈矛之間生
民之幸不爲糜爛者幾何哉渡江之師一惟勇力是
恃孰不憐之殆庚申君之覆滅也嶺表首禍猶假大
金卒以妖民託宋亡之　天命眞人神武不殺克成
混一之功亦微有資於龍鳳云者是可以觀人心之
向往矣語云枯雞宄蚊豈徒以血氣然哉聊因僞僭
以錄驅除抑以頌　聖人之興非偶然爾

平胡錄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三

春雨堂雜抄

宋初王贄方奉命均兩浙雜稅錢氏舊法畝稅三斗王至悉令畝稅一斗朝廷責其擅減王曰令兩浙已爲王民其可復循僞國之法畝稅一斗自贄方始令兩浙之稅繁重或云起於賈似道公田或云張士誠以租爲稅今遂因之大抵減稅者必當治朝加稅者必是亂世

孝廟升遐　武宗以正德改元出於劉少師健所定蓋犯前文馬端肅公文升在吏部考選以宰相須用讀書人命題諷之今　上入繼紀元內閣初擬

明良次嘉靖次紹治　上特用嘉靖云

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室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見陸放翁老學菴筆記

謚莫美於忠獻而文貞次之至宋以避諱始易貞爲正世遂以文正爲儒臣節惠之極實則不然夫貞者正而固也義尤該洽宋宰相韓億謚忠獻當時稱爲長者四子綜絳維縝同奏名禮部忠獻啓上曰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臣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謂由臣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　仁宗嘉歎而允據此一事雖涉於避嫌之過然持正有體足以磨鈍勵世者多矣忠獻易名夫豈徒然

容齋隨筆謂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耳其實與諸科等也今考之唐朝科名高宗顯慶中有志烈秋霜科乾封中有幽素科上元中有辭殫文律科武后垂拱中有辭標文苑科永昌中有蓄文藻

之思科有抱儒素之業科長壽中有臨難不顧狥
節寧邦科證聖中有長才廣度沉迹下僚科通天
中有文藝優長科神功中有絕倫科大足中有拔
萃科有疾惡科長安中有龔黃科中宗神龍中有
才膺管樂科有才高位下科有材堪經邦科景龍
中有抱器懷能科有茂才異等科睿宗景雲中有
文經邦國科有藻思清萃科有寄以宣風則能興
化變俗科有道侔伊呂科有手筆俊拔超越輩流
科玄宗開元中有哲人奇士科有逸淪屠釣科有
良才異等科有文儒異等科有文史兼優科有博

學通議科有文辭雅麗科有將帥科有武足安邊
科有高才沉淪草澤科有高才未達沉迹下僚科
有博學宏詞科有多才科有王霸科有智謀將帥
科天寶中有文辭秀逸科有風雅古調科有辭藻
宏麗科代宗大曆中有樂道安貧科有諷諫主文
科德宗建中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外又
有文辭清麗科有經學優深科有軍謀越衆科有
力田聞於鄉閭科正元中有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科有洞識韜畧堪任將帥科有清廉守節政術可
稱堪任縣令科有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復有博

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有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元和中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有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至長慶寶曆泰和之間多循舊章並用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軍謀宏達材任將帥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等科特小異耳別有軍謀宏達材任邊將一科似爲專設云大抵名義瑣屑因時就俗固不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與秀才茂異之雅重也若究本論之則孝弟力田聞於鄉閭一科猶有鄉舉里選之遺意施之實用有足徵者按唐室名臣多起於科目惟張九齡嘗應二科一則才堪經邦一則道侔伊呂後來相業誠不負科名矣而裴晉公度在裴垍下第四人及第顏魯公眞卿之忠節乃在於文辭秀逸之科世謂科目不足以得士寧可據哉開元天寶之際文章宣朗是時有風雅古調科乃薛據及第而李白杜甫不在茲選往往皇甫鎛牛僧孺吳通玄之流皆大科高選謂科目盡足以得士亦豈容遽信哉又按手筆俊拔超越輩流有科頗疑專爲字學而設始知唐人工書亦有自來矣

武舉緣起於漢羽林期門唐宋設科取士法制漸密
蔭襲外誠不可少慶曆間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
下固不若　今制以弓馬爲去留以論策爲高下

尤密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汴鄜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
御前上問以皇王政術及　皇太子問以曾參說
孝經並不能答太宗謂曰昔楚莊王言事群臣莫
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
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德群臣莫能逮吾國其
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咸

不能答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按此旨
裁深厚優容眞帝王雅度漢武元光中初策公孫
弘帝猶怒以爲不能似有總核之意雖然並駕馭
賢豪之術也質文則有間矣

劉晏興利士大夫所恥言觀其總理之密亦豈易及
哉只如委士人以出納吏人惟書符牒一事最得
要領常言士多清修以名重於利吏多貪汙以利
重於名雖非名理抑可謂察於世變矣

三代而下惟光武具聖人之體只圖讖一事甚爲累
德鄭興賈逵以附同顯融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

此去求仙覆轍何大相遠往事可勝歎耶

唐高宗時文武官一品已下九品已上計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當時傷其多且濫也典選者往往以僻書隱學爲判目峻爲黜落之計遂至弊壅大抵銓衡之法尤貴知數入官之數與入流之數相爲乘除此補偏救弊之道若夫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此唐之所以失也故曰省事不如省官

宋慶曆中黃庶字亞夫常考所屬黃司理者曰治訐獄歲再周矣論其罪棄市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冤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他盜往往囊橐於其間居一歲凡竊與强者凡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爲得刻者爲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掾於此若老於爲法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中載在容齋隨筆予每見今世考語只用一二語遂定殿最彌文者或用駢儷語至數十言於

事實頗畧私心病之乃知宋時綜核如此儻可據以爲法耶

周禮六官文密意詳固是聖人之制作後世惟漢制最得簡易之道只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誠所謂運天下於掌上也使人主擇相相擇九卿九卿分職各擇其屬雖世守之可也宋承唐弊神宗有爲其意以爲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訛謬刪定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其意可謂善矣

唐開元中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修書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欲奏罷之惜費也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近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宋太宗平列國所得裸將之士頗多無地處之於是設館修三大書命宋白等總之三大書者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也御覽外又別修廣記五百卷亦皆優爲供給蓋將以馳驅一時之人才使之樂而忘老其本意初不爲書籍也明君賢相眞自有度

錢唐徐子健以醫術游江湖間故兵部尚書徐賓之

孫也爲予言其祖征交阯時過鴨嘴灘爲飛石所拒有兵器曰李公車孩兒把音霸上設伏機其下只用一人引繩發之石遂亂飛能渡江椎擊其灘闊一二里許中遠如神又聞有水底連天砲先沉銅鐵大砲於水中以蘆葦接長洞中藏藥線於其內水戰時用之亦曰神妙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宰相之職無常員有二人則分日知印以丞郎已上至三師爲之其上相爲昭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兩學士并監修國史並除焉太祖乾德間以趙韓王普爲相爲置參知政事以副之參知政事者與參庶務以毗大政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殿庭別設磚位於宰相及勑尾署銜降一等至道元年詔與宰相體例並同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書勑惟宣勑除授者勑尾存其銜而已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

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政事之職徽宗政和間左右僕射爲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間復爲左右僕射高宗建炎間改尚書左右僕射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二侍郎並改爲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乾道間又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云按唐宋置相沿革如此陳平有言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此確論也元儒馬端臨亦謂相業無所不統不容拘以一職乃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又謂宰相總百官弼天子既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不當復有貴官矣唐自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宋自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國家重事序宰相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勳臣名將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鎮帶同平章事非一人極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之輩蠭起盜地者皆欲效之蓋鄙他官而不爲而

必欲儕於宰相以自附於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文呂以碩德老臣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蓋卑宰相而不屑爲而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其感歎於世變者深矣

雲間陸深子淵著

不肖孫　楫泣血校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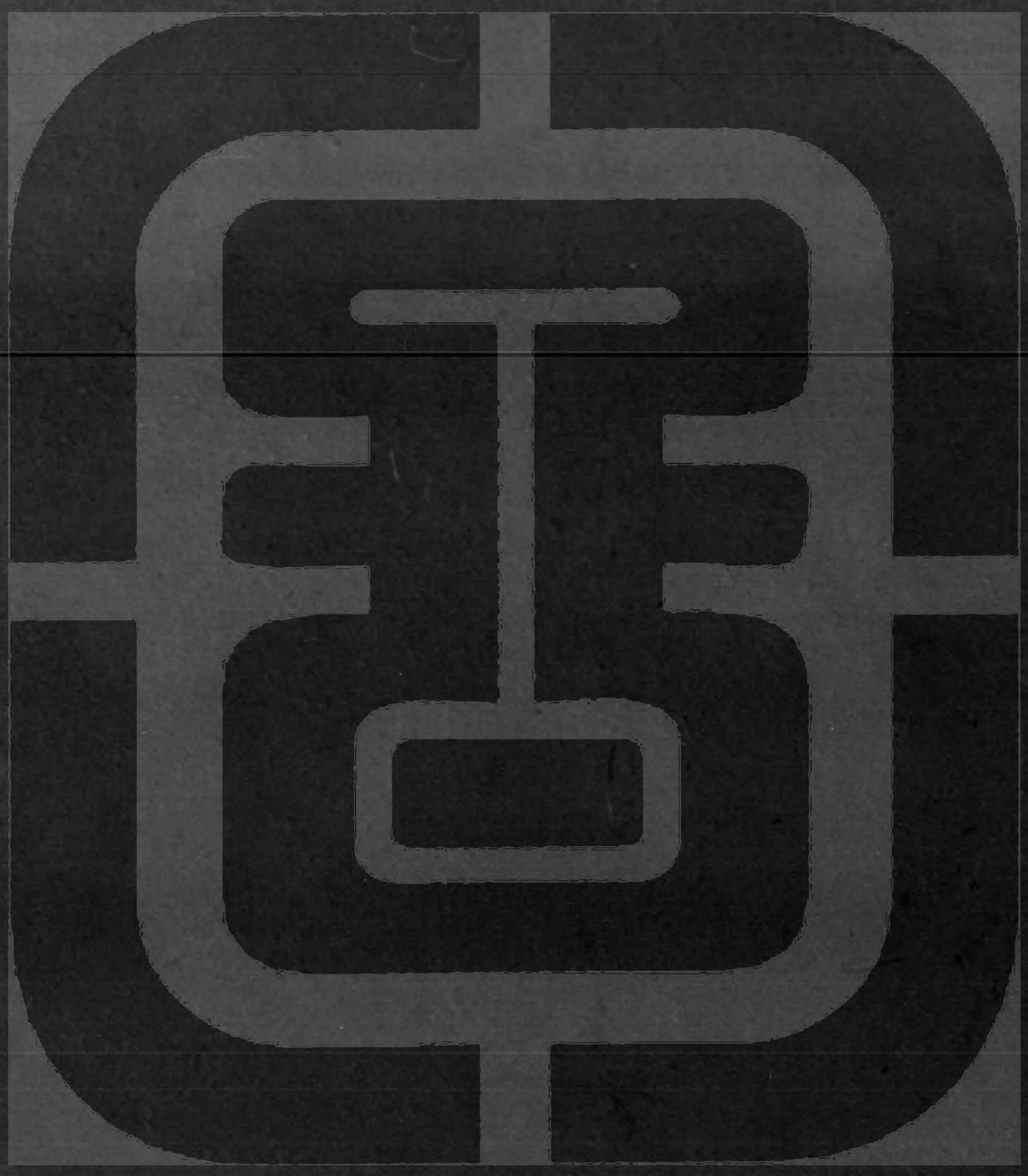
春雨堂雜抄　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三

進同異錄序

臣愚才拙器疎力小圖大故嘗狹陋漢唐之治思欲致身唐虞之朝恭遇

陛下繼統御極天縱性成眞堯舜之主也千載一時益思自奮第愧誠意素薄不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仰賴

陛下仁聖曲賜保全尚與衣冠之列昨自講筵出佐延平延平實文獻之邦楊羅李朱四賢之遺風猶在水土相宜職務易稱臣頗得以讀書向學每見先儒議論有切於大典禮大政事

者手自劄錄未及三月又蒙
陛下特超常資付以山西學政俾列憲臣增還舊秩
非臣捐糜所能報也比至山西巡行之暇偶出
舊編粗加詮次分爲上下謹用繕寫上塵
乙覽伏惟
聖人之學貴得其要
帝王之務在知所先儻事博覽汎觀殆非神明化育
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時日有限文籍少
隨不免挂一而漏萬譬如涓埃何益海嶽然衰
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伏
自念臣本農家僻居江海之上兼有藏書可資
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之費儻蒙乞
賜骸骨少假歲時臣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勒成
一家之言庸爲
萬幾之助罔知可否若蹈淵冰不勝恐悚待罪之
至臣謹序